

## 現階段「母語教育」的可行辦法

據報載宜蘭縣新任縣長游錫堃先生擬於上任後實施母語中小學義務教育。羅肇錦博士在〈爲「母語教育」請命〉（《首都早報》一九八九、十二、十六）評論

「這個構想是關心母語教育的人，數年來殫思竭慮想（在）推動的文化大事，在大眾傳播中也不知提出了多少建言，可惜都沒有效果……。如今在野黨籍縣市長準備聯盟施政，如果能夠在方言教育上下功夫，讓本土文化落實，讓保有深厚文化內涵的閩客方言得以穩定的成長，那將是漢文化之福，也將使台灣從經濟奇蹟之外，再造文化成果。」

### 母語價值在於文化的傳承

羅教授這番話使我聽了心有戚戚焉。我們多年來的努力，終於有了一點小小的成果，使台灣文化露出一線希望，不禁令人對游錫堃縣長的膽識與魄力敬佩不已。

但羅教授似乎把閩客語的價值定位在它們保存了漢語的古音、古義上，他希望「讓年輕子弟能夠用母語唸出漢字、用母語寫出漢文，以後與古籍相印證，或與生活相結合時，才能很明確的表現出問題的所在。」筆者以為「問題的所在」不止於此。閩客語是漢語中寶貴的活化石，對漢語語言學的價值是學術界共同承認的事實，但筆者以為這是古董性的價值，不是「母語」真正的價值所在。「母語」的價值乃是因為它是我們祖先在這塊土地上過其文化生活所無可替代的語言，它的消滅即代表著民族文化的衰亡。民族的生存權應當是所有人權中最當維護的基本權利。因此「母語」的價值絕不在於它是否和古漢語有任何關係。即使它和漢語完全無關，仍然有它不可污辱的尊嚴和不可消滅的權利。否則山地語並非漢語，豈不是就沒有價值了嗎？

其次，所謂「閩客方言」是從歷史語言學立場所下的定義，如果是從社會語言學的立場來看，閩客語與北方官話的所謂「國語」，完全不能溝通，其背後也各有一套獨特的文化體系，它們之間應該是平起平坐的「語言」，不是「方言」。正如日、韓語同是阿爾泰語系，但它們是兩種「語言」。英、法、德、俄、印度語同屬印歐語系，但它們各是不同的「語言」，不能因為英語儼然成為世界共通語，就可以把其他語言貶為英語的方言。

當然，這只是雞蛋挑骨頭。羅教授的本意是就一般民衆認知，加以藉勢發揮而已，正如台灣所謂「順風好駛船」，並非羅教授真有一種大漢中心主義的觀念。

## 放尿攪沙台語難以文字化

羅教授認識到「母語教育」正露出曙光的當兒所面臨的重大問題乃在於母語如何文字化、如何標音的問題。因此他呼籲：

「這項計劃的實施茲事體大，必須先廣泛討論，邀集各方專才，共同商訂可行的注音符號，共同編寫合用的方言教材，共同討論推動的程序，而且要組織評鑑委員會，每隔一年或半年舉行檢討會，驗收推動的成果，加以評估後，再提下年度的計劃。」

他苦口婆心地喊出「這次起步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希望主事者要謹慎從事，也希望執政黨看清時代潮流，開闊心胸，放寬箝制扼殺台灣各民族文化的魔手。

筆者非常敬佩羅教授的真知灼見。但是台諺有云「台灣儂放尿攪沙袂做堆」這句話說得比「中國人是一盤散沙」還要辛辣，真是道盡了台灣人的民族性。日本學者戰後輕易地研議出一套新假名拼法、簡體字，經文部省公布，日本人馬上遵行。但是台灣人不行。

台灣人承襲了中國人的弱點，好搞山頭主義而缺少協調精神，崇拜權威而又輕視知識，這是以「放尿攪沙袂做堆」的癥結所在。台語拼音方案提出了好幾套，對於漢字的選用也各持己見，既不願深入研究，也不願去了解別人，因此各擁山頭，終日互相攻訐，知識無法累積，殊途無法同歸，做得越多，挨罵越多。筆者台語研究班學員創刊《台語文摘》，蒐集海內外研究、創作、評

論台語的文章，每月出刊一期，每期都有文字化的文章，差不多都犯了上述的毛病，實在令人氣餒。

所以筆者對於羅教授苦口婆心的建議，雖然感同身受，卻也覺得成功的希望十分渺茫。由民進黨來做當然最好，但若山頭主義不改，輕視知識的心態不變，筆者是很悲觀的。如果要等協調出一套方案再實施母語教育，則不知將待何時。若是由國民黨來做，鑑諸以往經驗，即使台語教育付諸實行，也一定會被扭曲得不成樣子。

## 台灣人喪失五十多年的語文教育權

其實所謂雙語教育，在日據殖民時代已經實行。日本殖民當局雖處心積慮要消滅台灣文化、同化台灣人，但在其五十年的統治中，卻有四分之三的時間實施雙語教育。除了日語是必修之外，在公學校實施「漢文」教育，公學校初、中年級的「漢文」（文言文）是用台語讀，謂之「台灣句讀」，高年級才改用日本式讀法，謂之「本國訓點」，初時每週五小時，以後逐年減少。至一九三七年四月全部廢除時，每週二小時。此外，一九一三年以前，其「國語」（日語）教學法採用日台對譯，即課文中日文、台語文並列，並逐字用假名注音。此種教育方式雖然落伍，卻無意間對台灣人學生進行了台語白話文教育。一九一三年改用「直接教學法」，此種對譯法下的台語白話文教育於焉中斷，一九三七年連「漢文教育」也廢除，開始全面實施「皇民化教育」，禁止學童在校說

台語，社會上推行「國語常用家庭」，台語於是受到強烈摧殘。

反觀國民政府教育，自來就沒有台語教育，又假借直接教學法，不但老師絕口不說台語，就連學童說台語都受禁止，完全十足的「皇民化式教育」。台語再次受到更嚴重的摧殘。

如果台灣人語文教育權的喪失從一九三七年算起，直到一九九〇年，已經五十二歲，差不多六十歲以下的台灣人都是台語文的文盲了。

在這樣嚴重的文化斷層下，忽然要實施台語教育，簡直連師資都沒有，再加上台語白話文的記述文化從來沒有建立起來，台語文根本沒有一套定型的書寫方式，筆者雖然希望早日實施台語文教育，可是文字在那裏？什麼時候才能像羅教授所說的那樣把所有「專才」全部集合起來，制定一套可行的文字方案？如果沒有訂出一套拼音方案或文字方案，教材怎麼編？

由此可見，台語白話文教育，在目前是不可能立即實施的。不能立即實施，又要實施，怎麼辦呢？

## 台語文字毋須外求

筆者以為在音標文字未定以前只有一條路可走，那便是我們老祖宗的老方法，即實施漢文（文言文）教育，先教文讀音。

所謂台語沒有定型的文字指的是白話音，若是文讀音，則每個漢字都有台語（閩南語、客語）

音，而漢文教材汗牛充棟，只要用心，俯拾即是教材。

舊私塾的「漢文」教材多半是三字經、千字文、千家詩、昔時賢文、幼學瓊林、四書、五經等。

筆者以為舊式教材不能全部沿用，原因是用字太深，內容太封建，尤其沒有台灣文化。所以拙見以為古文只能選用一部分合於現代思想的，並且至少一半要採用台灣的漢文。台灣四百年史，留下汗牛充棟的漢文獻，都與台灣史及台灣文化有關。「漢文」教材必須多從中選取。

如果此案可以成立，那麼中學至大學的「國文」課程就要分為兩科，白話文即現代中文，用北京話教，文言文用台語來教，鶴佬語區用鶴佬語教，客語區用客語教。山地人及外省人從當地多數人教鶴佬語或客語。

此一方案有如下優點：

一、鶴佬語和客語是當今漢語中保存古音最完整的漢語方言，用來讀古文最為順口，讀古文詩也最能押韻，用這種古老的語言來讀古文可謂理所當然。對於漢文教育只有提昇的作用，沒有破壞的作用。

二、現在的國文課內容，文言佔七成以上，同一課程上有文言文又有白話，學生分不清是文是白，因此作起文章也是不文不白，不倫不類。不如分為二科，白話文課用純白話文，漢文課用純文言文，採用不同發音教學，學生才能分得清是文是白，作白話是白話文，作文言文是文言文，

各得其專，對提昇白話文程度或文言文程度都有幫助，何樂不爲？

三、台語白話文教育暫緩實施，在籌備期間全力集結各方意見，研議可行辦法，等文字方案決定了，師資訓練完成了，教材也有了，水到渠成，自然馬到成功。如果率爾從事，腳步踏差，可能造成羅教授所憂慮的「一縣推行一種方案，或閩南語與客家話方案不同，最後弄得一團混亂，不但不能提昇本土文化，反而造成另一種文化的斷傷，是得不償失的事。」

四、先教台語漢文，因為讀音確定，師資較好培養，並且字典很多，自習容易。若採用傳統「十五音」，根本牽扯不上注音符號的問題，因此可以早日實施。

以上淺見，提供關心台語的朋友及各級教育當局參考，願對台語文化教育的恢復有所助益。

（原載《台灣春秋》一九九〇年二月號）